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1984

争鸣

中篇争鸣小说集

石 峰 陈子伶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当代文学资料丛书

1984

中篇争鸣小说集

石 峰 陈子伶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84
中篇争鸣小说集

石 峰 陈子伶编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安丘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21.625印张 2插页 480千字

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300

书号 10331·176 定价4.40元

前 言

《1983中篇小说争鸣集》、《1984中篇小说争鸣集》、《1983~1984短篇小说争鸣集》，是《当代文学资料丛书》的一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伟大的改革潮流推动经济振兴和社会进步。社会意识形态充满激情地接纳新时代浪潮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和物观念；它遵循自身规律行进，犹如春回大地，不可遏制。经济繁荣为文学艺术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繁荣文艺还需要有活泼的包括文学观念、美学观念等等在内的社会思想，要有创作自由和学术自由的社会保证。这与作家应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是相辅相成的。前所未有的文艺思想和学术思想的活跃，不仅表现于文学创作方面，也体现在对具体作品的争鸣上。这种争鸣不是人为的点缀，而是发自社会生活本身，则那是社会富于青春生命力的一种显示。

思想解放。正在改变对于文学作品争鸣的固有误解。对具体作品的社会批评，要成为正常的文学现象，成为学术研究不可或缺的空气，便需要活跃平等的同志式的争鸣，消除某种不正确的争鸣观。以为凡引起争鸣的文学作品都有问题的观念，是有一定程度偏颇的。虽然有缺陷的文学作品，会受到社会批评，或引起争论；但受到批评的，或引起争议的作品，并非一定就有问题。世界上不存在无歧见的文学作品。被视为至尊的莎士比亚作品，列夫·托尔斯泰并不太买帐。在争议中，人们固然可以广角地去考察具体文学艺术作品；但审美者的生

活阅历、思想观念、艺术修养、情趣习惯等等差异，也常是争鸣的媒介或触发点，因而论辩者也同时显露着自己的生活观、伦理观、美学观等等甚至内在的品性质地。文学的争鸣能平等地正常地展开，是文艺与社会关系融洽的反应，是文学评论健康的表现。这对于文学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对于文学创作的创新与繁荣，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部作品有争议，说明它受到社会的多种视角的注意。这两本集子，筛选和收集了近两年在创作上或能反映一定的社会思想观念，或能反映某种美学观念变化、某种创作思想，或能体现作家的某种探索等等的中短篇小说。在选用的每部（篇）作品后，一般地都录有争鸣文章。《中篇小说争鸣集》还尽可能地辑作家谈自己的有争议作品的文章，这作为争鸣一方，或争鸣双方之外的第三方意见，有助于读者参照，独立地可阅读思考作品。

至于尚有些被收入的作品，虽受社会注目，但直到本书辑集时，只有批评性的评论，我们亦予以有选择地辑入。近两年有一批中短篇小说受到批评性的评论，不能笼统地认为那些批评意见都是偏颇的，有缺陷的；然而，也不能不加区分地断言那些受到批评的作品，都存在着批评所指摘的问题。当然，予以具体的实事求是地分析，也不是一蹴而就地能做到的。但是，无论批评正确与否，那些作品及其批评，都可能存在着一种潜在的争议。争鸣的目的，在于辩明和服从真理。因此，对于这类文学现象，我们有选择地予以作为备考附录，作为有助于读者欲见近两年中短篇小说争鸣全貌的一个补充。

《当代文学资料丛书》是一套有关当代文学资料的系列丛书，从文学理论及其争鸣到文学作品及其争鸣，分门别类地编辑出版，为积累当代文学史和文艺思想史的资料，为文学理论

的创新和发展，为文学创作及其评论的备考和研究，都不无积极意义。作为丛书之一的《1983中篇小说争鸣集》、《1984中篇小说争鸣集》、《1983~1984短篇小说争鸣集》，虽说无搜罗齐备的必要，但由于人力之限，或有不应有的重要漏遗，这将在再版时予以弥补。我们也将按年陆续编辑下去。在这里，谨向被辑选入集的作品及其争鸣文章的作者，向首次发表这些作品、文章的报章杂志的编辑同人，深致谢意。

编者 1984.12

目 录

前言	(1)
雪落黄河静无声	从维熙(1)
肖 德：正气歌 民族魂	(91)
逸 风：评《雪落黄河静无声》的爱国主义	(95)
唐再兴：意念不能代替生活	
——《雪落黄河静无声》的不足	(100)
从维熙：开掘华夏之魂	
——关于《雪落黄河静无声》	(104)
相思树女子客家	古 华(110)
冯立三：走上新的生活道路的五岭儿女	(182)
杜 实：《相思树女子客家》的艺术短长	(190)
错，错，错！	谌 容(195)
沈 欣：一个清醒而深刻的警告	(243)
游焜炳：主客观相背离的作品	(246)
邹育根：家庭伦理关系的积极探讨	(248)
酒鬼杨石匠的女儿	榴 红(249)
陈朝红：悲中见喜 寓庄于谐	(297)
兴 汉：应该遵循典型化的原则	(301)
绿化树	张贤亮(305)
蓝 翎：结出硕果的“反思树”	
——读《绿化树》的随感	(477)

胡 畔：《绿化树》的严重缺陷·····	(482)
蓝 翎：超越自己与超越历史	
——关于《绿化树》人物形象的片断理解·····	(488)
鲁 德：《绿化树》质疑·····	(495)
张贤亮：关于《绿化树》的一些说明·····	(501)
太阳·····	郑彦英(505)
魏 威：历史·现实·道德·审美	
——读《太阳》有感·····	(564)
周 健：是“太阳”，还是“流星”？·····	(570)
郑彦英：关于《太阳》给《中篇小说选刊》	
编辑部的信·····	(575)
生活的激流·····	余松岩(579)
邝邦洪：来自珠江三角洲的生活浪潮·····	(678)
沈 欣：用单一的弦索弹奏复杂的生活·····	(681)
邓毅富：复杂的生活与复杂的人物·····	(684)

雪落黄河静无声

从 维 熙

黄河，我的母亲！

难道奔腾着泥沙就是你的精灵？

——作者题记

八十年代的一封“鸡毛信”

叶涛：

久违了。

接到这封“鸡毛信”之后，无论你写作任务多么忙，也请你暂时扔下笔，到河滨小镇来一趟——我求求你！

当然，这个旅程对你也许是不愉快的，因为你要来的地方，是距离农场不远的河滨小镇，它可能引起你对昔日蹉跎岁月的回忆，也可能使你结了疤的伤口重新流脓，但在这黄河之滨沙尘滚滚的土地上，不也留下过我们难忘的友情吗？

你不会忘记那一天吧？当那“四个魔鬼”下“地狱”后，我结束了“候补囚徒”的生活，我们的第一件乐事，就是两人合骑着一辆自行车，去瞻仰气势磅礴的黄河。在浊浪排天的黄河畔，我们打开了一瓶汾酒，一边对着瓶嘴饮酒，一边吟着古诗：“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我们希冀着对我们彻底解禁的那

一天早些到来。老弟！今天回忆起那个镜头来，还使我心醉！

我们喝得微微有些醉意了。我祝愿你有朝一日，文章能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你则祝愿我，早日结束老光棍的生活，和有情人陶莹莹结成眷属。最后，我们把喝剩下的半瓶汾酒，献给了我们伟大的母亲——倾倒进了滔滔黄河！当时，你和我都象孩提一样，激动得哭了！叶涛！你还记得吗？当时，一列西安开往北京的客车，正驶过黄河铁桥，乘客们无不惊异地把脸贴在车窗上，瞧着你我两个踟躅于黄河之畔的疯子。特别是当那个外国人，把带长镜头的照像机，对准黄河拍照的时候，我们跳着高向他喊着：

“拍吧！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拍吧！我们都是黄河的伟大子孙！”

列车过去了。

我们沉默了。

我俩茫然若失地站在黄河之滨，任黄河的惊涛骇浪在我们心中奔腾！沉默了很久，你说：“看见了吗？这趟车是开往北京的。”

“你向往有一天，也坐上这趟火车吧？”

“不是向往，而是坚信。”

我们坐在河滩上，一起向往着即将到来的明天。我告诉你，我没有回北京的愿望，在黄河畔的无论哪个小镇上，当个外语老师余愿足矣！这不仅因为我喜爱黄河，还为了陶莹莹。道理很简单，有朝一日，“老右”也许能够群神归位，而这对于犯了刑事罪的她，是不会有份的。我舍弃她而回城市，不是有负良心吗？

你终于乘那趟列车走了。

我按照我的夙愿留了下来。

你几次来信向我索取我和她的结婚照片，并询问我们的婚后生活。在你浪漫蒂克的想象中，我在沙城小镇的生活过得准象蜜窝窝，因为她美丽温柔，这迟暮的爱情一定别有韵味。我一直在信中支支吾吾，避而不谈爱情问题，实因我有难言之苦。现在，我的痛苦彻底解脱了，但是心灵上似又背上了黑十字架。

叶涛！信中无法向你详述我的心情。切望你舍弃一点可贵时间，来小镇看望一下你昔日共过患难的朋友。不用多，只在我这儿呆上一天就够了！我焦急地等待着……

十万火急！

范汉儒

一九八〇年冬

这根鸡毛，使我记起了那流逝了的 岁月和珍贵的往事……

这是一封撩人思绪的来信。范汉儒不仅在信尾写上了“十万火急”，而且在信笺当中夹着一根鸡毛，以象征他那颗焦躁不安的心。

似乎没有多余的考虑，我采取了比“鸡毛信”更快的办法——先给他拍了一封电报，之后登上了西行的火车。在隆隆的车轮奔驰声中，绿色的长龙有节奏地摇摆着。我靠在临窗的座位上，从信笺里抽出那根鸡毛，观看着：这是一根公鸡的翎毛，呈黑褐色，范汉儒怕邮路上被折断，除把它卷卧在信笺之中，还在信皮上谎称：“内有照片，请勿折叠。”我最初接到他这封信时，真以为里边有他和她的结婚照哩！拆开一看，大失所望。我很理解他把鸡毛装进信笺的意思，除了表示他急切地

想见我一面之外，还想唤醒我沉睡的记忆……

列车——也是一列绿色的列车，车上没有普通旅客——那是押送“右派”去改造的专列。

早晨，当我从美梦中回到这节车厢时，他早已醒了：

“Good morning Sir!”

“我不懂英语。”

“先生，早安！”他对我解释。

我很奇怪。他好象不是去接受改造，那喜眉笑目的样儿，倒象是到哪个圣地去旅游。

“奇怪吗？”

“有点。”

“笑一笑，十年少。”他笑了。

他长得并不美，但面部很有特征：前额外凸，表现着他的智慧；嘴唇很厚，又显出他的几分痴愚。两个矛盾的特点，搭配在一张面孔上，使人感到有点可笑。也许他的脑瓜象爱因斯坦一样聪明，而发达的四肢还停留在“北京人”的年代吧——我想。

“我叫范汉儒。”他向我伸出一只手来，“跟战犯范汉杰，只差一个字，反‘右’批斗会上曾有人问我，‘喂！你和范汉杰是不是亲兄弟？’我说，‘是一母所生的两个反对派！’那些发热的脑瓜也不想一想，他多大年纪？我多大岁数？我妈即使是个老寿星，也没有那么大的养育能力。可他们却信以为真，每次批斗我时，必先挂上个序言，‘现在我们开始批判大战犯范汉杰之弟，右派分子……’”

我被逗笑了，把手伸给他：

“我叫叶涛！”

我俩的手，在小桌之下，紧紧地握在一起。他告诉我，他

的父亲是历史系教授，所以给他起了个汉儒的雅号，不外乎想把他塑造成一个具有东方气质的知识分子。可是他偏偏考上了西语系，而且正值毕业那年，“凤凰坠地变成了鸡”。

“我是属鸡的，六一年阴历三月十三，虚岁该二十八了。”

“我和你同一个属性。”他说，“只比你大四个来月。”

“你是六月鸡，比我命好哇！你准会有食吃。”我苦笑着说，“我这三月鸡，草芽还没返青，大地连个草籽也没有，还得在雪下刨食呢！”

真是如同鬼使神差一般，到了那个老改农场后，我被分配种稻子，他被安排在养鸡房。当时饥荒席卷中国每一寸土地，鸡房、菜地、果园、粮仓都是惹人眼红的地方，特别是鸡房尤其使人瞩目。这群落难秀才虽然有时分不清稻苗和稗草，但鸡蛋里含有极其丰富的营养则无人不知。田野因干旱荒芜了，草丛里的肉虫和草籽还是无限富有，所以母鸡“咯嗒嗒”的下蛋声，照常从铁丝网围着的鸡舍传来；我们每每听见这比音乐还诱人的声音，常常情不自禁地探长脖子，带着贪婪或嫉妒的目光，从我们这块铁丝网围成的圈圈里，望着属于范汉儒所掌管的富足领地。

奇怪的是，他也和我们同样消瘦。也许是我对他格外关心的缘故吧！我甚至感到他的厚厚的嘴唇都变薄了些，就连他那外凸的前额似也小了一圈；瘦得露出青筋的细脖子，顶着一个硕大的脑壳，就象鸡舍旁边打了蔫——但仍然站立着的向日葵。每当我们早晨出工的队伍经过鸡舍时，他总是喜笑颜开地重复着他在列车上向我问候的那句话：“早上好！先生们！”

“不知死的鬼！你都快瘦成‘木乃伊’了！”

“‘木乃伊’对后代人来说，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他朝打诨的人，以打诨的方式回答，“通过研究我的尸体，可以了解我们这

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这就为人类的未来作出了贡献。”

“那一箱箱鸡蛋可能治你的干瘦！”

“可惜它不姓范。”他正了正塌鼻梁上那副黑边近视镜，“它们都姓‘公’！”

“喂！别太‘那个’，递两个过来！”

“行。我记着这件事。”他煞有其事的拍着大脑门儿，“等我能够由人返祖成母鸡时，下了蛋一定奉送。不但给你两个，让你撑得一打饱嗝都鸡屎味了，才算罢休。怎么样？”

“要是你一辈子总是个人呢？”

“对不起，那只有咱俩一块变‘木乃伊’吧！”

由于他豁达诙谐，我们这支劳改队经过他的“领地”时，总要扬起一阵笑声，愁楚的脸上总会增加一点喜气。但是我们也仅仅能获得这点乐趣而已，全队一百几十号人没有一个能从他手里讨出鸡蛋来。

“这小子是不会亏待自己的吧？”

“养鸡房就他一个人，难保！”

“……”

有一天队长集合训话时，使全队为之震惊。他说：“你们不是怀疑范汉儒会偷吃鸡蛋吗？你们看——”他举起手里握着的四个鸡蛋，“这年头连地下的耗子都饿疯了，这是红眼耗子拉进老鼠洞里的四个鸡蛋；范汉儒硬是用铁锨挖开鸡房墙角的老鼠洞，把这四个鸡蛋追回来交了公。老实说，最初我们对他也并不很信任。有一天，我夜里偷偷去查看鸡房，范汉儒支着一个小铝锅正面对墙角咕嘟嘟地煮什么东西。我想，好个范汉儒哇！白天你人面狗脸的还象个知识分子样儿，原来也是不值钱的货！我揣摸着那咕嘟嘟响的东西，一定是热水锅里上下翻滚的鸡蛋，便一脚踢翻了那只铝锅。我立刻楞住了，滚在地上的是

一个个白菜疙瘩，锅底上还有一只扒了皮的红眼耗子。”

会场默然。

“他很委屈。我很内疚。我俩在月光下站了很久，我说：‘这事怨我粗鲁，你把菜头和那只耗子收拾起来，洗一下，重新再煮煮吧！’

“‘为什么要让我收？’他瞪着我。

“‘怎么？还要我给你收？’

“‘当然！’

“我当劳改队长七八年了，还是第一次碰见这号不识相的犟种。我朝他吼：‘不是向你承认我作风粗鲁了吗？你……’

“‘我怎么了？你为什么踢了我的锅，让我自己擦屁股？’他毫不怯懦地回答，‘明月在天，是非清楚，该谁收谁收。我养鸡是为国家，不是任何个人随便驱使的奴隶！’”

“我火气更大了，往前迈了两步……

“‘你要干什么？想打人？’他一动不动地逼视着我，‘我提醒你一句，你的大壳帽上戴着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每一个人，都得受它制约。你……你……也不例外。’

“我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了，一建立这个劳改农场，我就在这儿当队长。我真想狠狠地剋他一顿，可就是找不出训斥的理由。我想去收拾那几个菜头，就是弯不下腰。这时，范汉儒好象猜透了我这个劳改干部的心思，蹲下身去开始收拾滚落尘埃的菜头；我用手电给他照着亮儿，并抢过锅到水龙头下帮他冲洗……

“今天，我在你们面前，表扬范汉儒的廉正品质。他宁可用菜头填他的肚子，也不捞公家的一星蛋花。这年头，谁不饿？我在这儿对你们讲话，肚子里还‘咕噜噜’地直叫唤呢！不

信，你们到我家掀开锅盖看看，清一色的菜头、菜帮子……经我请示场部，这四个鸡蛋给范汉儒了，作为奖励！范汉儒在哪儿？”

“有。”他迈出队列。

“拿去！”

从这天起，貌不惊人的范汉儒名声大振。落难的秀才中不缺少捕捉形象的能手，有人给他起了个“六点钟”的外号。意思很简单，一天二十四小时之内，时针和分针成一条垂直线的时候，只有六点钟。以此形容他的做人正直。这位队长姓姚，脸膛黝黑，为这件事，也赢得了个“黑姚期”的绰号——这是对这位劳改干部的最高褒奖。

那天散会之后，我是带着笑意进入梦乡的。崇拜廉正，是一切善良人们都具有的天性；而“六点钟”的行为，正是中国受难知识分子优秀品质的体现。尽管磨盘重的精神负荷，压得人喘息都感到困难；在这块物质、精神都十分荒芜的土地上，也还是开放着中华民族的美德之花……

这大概是个梦吧！我恍恍惚惚地感到有个黑影站在我的面前；接着，我的脸部发痒，我想这一定是顶棚上掉下来的小虫子，在我脸上演穿越‘大人国’的旅行，我伸出手来一把抓住了它——我醒了！我手里攥住的是一根毛茸茸的鸡毛。

我翻过身去。

它又在我脸上蠕动开了，同时我耳畔响起嘻嘻的暗笑声。

“谁？”我猛然坐了起来。

“嘘——”站在炕沿边的“六点钟”指了指嘴唇，意思是不要惊扰了大炕上其他伙伴的睡眠；然后用下巴颏向我做了个出屋的暗示，似乎有什么机密事情要告诉我。

室外，月光似水，遍地银白。这天的月亮实在太圆了，太

亮了，以致使我几次抬头，都难以寻觅到一颗星斗。我知道，这是皎月之辉，湮没了满天星光的缘故。如果把我们这一百多人，都撒在天上变成星星的话，我们所有光源的总和，似也比不过范汉儒，他——不正是我们中间的月亮吗？为了延续生命，这些知识分子已经无所不吃，公和私的界限早已不复存在，青苹果，酸葡萄，甚至连水田里长着的稻穗都被他们用鞋底搓掉外壳，囫圇吞枣地填进肚子。为了挺过饥荒，这些万物之灵已经向类人猿“返祖”了。而范汉儒守着“聚宝盆”，却没丧失节操，他瘦得虽然如同一摇三晃的竹竿，公和私仍然泾渭分明，我不能不钦佩他的铮铮风骨。

我们坐在一根倒树上。我说：

“是不是队长对你开了天窗？有什么好消息？”

“老弟，别异想天开了。你没见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叫喊，要‘加强阶级斗争’吗！丢掉幻想，作长期劳改的思想准备吧！”

“报丧，干吗半夜把我叫出来？”我快快不快地说。

“当然有喜事啦！”他两片厚嘴唇向上一翘，露出常见的喜劲儿，“精神营养虽然重要，但绝不万能；要想活得健康，归根到底还得靠物质营养。瞧瞧这个……”他把一个手巾包摊在我面前，是一堆鸡蛋。

我当时没带镜子，如果对着镜子看一下自己模样的话，两只眼睛瞪得不会比地上的鸡蛋小多少。我看了半天才惊异地问：“哪儿来的？”

“你不是在队前看见了吗？”

“给了你四个……”我数了数，“现在是十四个呀！”

“这十个也是他给的呀！”

我审视地望着他：“是不是你学会了三只手？”

“老弟，你怎么这样看我范汉儒？我……”